

晏子春秋集解



廣益書局刊行

序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書

秋七篇在諸家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玉海四作二疑誤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

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患社鼠。韓非道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采錄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註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寒熱。人則矯謁奴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註作擊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獮而再搏乳虎。後漢書註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爲善。此漢字爲當又誤其句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采錄傳註。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駢載駟。君子所屈。箴訓屈爲極。諫上則作誠。以箴駕八非

制。則當以誠慎之義爲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遡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撻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我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孽。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發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註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於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於齊之春秋。卽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尙

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註。孟子有趙岐註。唯晏子古無註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棗諸章。譌謬甚矣。惟萬歷乙酉。沈啓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註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據太平御覽補足。旣得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託。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晏子春秋集解目次

內篇諫上·····	二
內篇諫下·····	一七
內篇問上·····	三〇
內篇問下·····	四三
內篇雜上·····	五四
內篇雜下·····	六六
外篇上·····	七七
外篇下·····	九一

晏子春秋集解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櫛。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刼。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

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內篇諫上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並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於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惟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順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

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湏而不聽。少閒。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人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景公飲酒。七

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於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於氓，致任器於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晏奉數之策，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於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於氓，任器存於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於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

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櫟。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辟拂嘽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櫟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於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晏子朝。杜局望羊待於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局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願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

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於國。外寵之臣。矯奪於鄙。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

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翟王子羨臣於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駉駉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於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發滅，孤寡不振，而聽嬖

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傳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傳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淳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於邪。導之以義。而勿湛於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饗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

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景公疥且瘡。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於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嚙。遠臣瘡。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於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景公游於麥邱。問其

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鄆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鄆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鄆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賜封人麥邱以爲邑。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卽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於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於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

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於內。不知。出以易諸侯於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於東。而拘裔款於國也。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景公將觀於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於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

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面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於德而并於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於衆。肆欲於民。而誅虐於下。恐及於身。嬰之年老。不能待於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景公出游於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